

李陳右官遊偶記

# 宦遊偶記

張謇署檢

戊午五月  
印于龍門

社會間悅人宦遊者亡陳君之號直一江浙  
之西亦無有種我人也又千餘年而為城始存  
益以閑居考宦之游行者漸末造政網外狃吏  
治苟吸至矣矣不之廢不阿於以之被我自為  
其罔罔不預於霞湯之數去玷每有人中不易取  
而一毫若性情急而而近明辨趨誠必故唯  
遠序之慢而不拔櫓角危之亟則於中罔防  
於神我大亨宦遊偶記志不奉友問俗自紀其  
所庶不不廢固名次此於當時史治之精太古小史豈  
不省之於此皆以所記之一班列著記少之惟其官  
財之多績六百萬紫霞之鑒而未世日生之林矣  
賴以注<sub>註</sub>相扶<sub>扶</sub>與君共之於一画祝吾年冠蓋  
之協滿酒深也民國六年六月張公之謹先而書

宦遊偶記題詞

清光宣間石埭吾宗劭吾作宦黔中嘗以屬吏勸督  
帥及官江蘇復抗督帥辭差返石埭風節赫然動天  
下光緒丙午嘗一遇晚江見其人毅然有壁立千仞  
之概聞客道滇事尤絕慕之而不克相並合宣統元  
年再見都門叩其狀乃一道之語至抗端帥時雷霆  
震瞿鬚髮怒張左右皆動色不敢逼視吾以此益重  
其爲人未幾君監湖南財政忌者中之歸則讀書金  
陵不與貴人通隻字度支部澤尙書廉其狀奏起整  
宦遊偶記

題詞

宦游偶記序

余弱冠時因某紙坊榜書心識劭吾姓名越十餘年  
奉使黔中而劭吾方牧開州見余所爲勸士文告以  
爲宜可與言惠然過訪一見驩洽是爲訂交之始劭  
吾長余四年余生平遵父遺命未嘗結異姓兄弟  
遇所敬愛而齒稍長者直兄事之然綜計不過三五  
人劭吾其一也劭吾之治開州也民懷吏畏政績槩  
著尤能據公法約章折服外人間爲余述經過事實  
多可驚喜足使聽者忘倦余嘗懲惡劭吾一一筆之

宦遊偶記

嚴序

於書劭吾以爲有待也至今年而是書始脫稿介弟  
西甫持示余題曰宦游偶記其記開州事皆余曩日  
所飲聞他爲余未及知者又若干事事之可驚喜如  
治開時西甫謂余宜有序余亦自謂余宜有序且宜  
序是書者莫先於余余使黔時所識士夫數十百人  
最心折者惟劭吾與王君采臣丙申丁酉間三人者  
數相過從縱論時事欵欵太息有積薪厝火之懼旁  
觀譏笑見謂無病而呻劭吾則曰病深矣奈何言無  
病由今思之然乎否耶余固深喜是書之傳世如吾  
陳澹然書於白下之高臥樓

曩日所期而又深歎勸吾有醫國之術而不使竟其  
用卒使我國有不可救藥之一日而勸吾是書遂等  
諸前朝之軼事可悲也已丁巳冬日嚴修謹序

宦遊偶記序

余宦黔七年治獄殊夥嚴子範督學黔中聞鄰民  
之爭相赴愬也歎爲虞芮質成之風屬記其事以爲  
世法余笑曰是吾職也奚記焉且當案牘疲勞疾病  
時作治開墾足裂湧泉守黎平病至咯血命之幾殆  
寧暇記之迨遊蘇湘迭綰財政殫精整理忌者紛如  
國變以還都成隔世宦遊陳迹渺然相忘比來京師  
端居稍暇陳子晦堂敦促記之乃就其可憶者筆之  
簡端吏事紛綸不過百之一二人地時日彌復遺忘  
宦遊偶記

自序

一鱗一爪聊以示後昆云爾癸丑長至前五日石埭  
陳惟彦

宦遊偶記目錄

卷上

辨開州無教案

斷楊氏承襲事

爭開州報災事

書田其嘴事

判婺川命案

辭安順府釐捐

整頓貴州釐金

宦遊偶記

目錄

免黎平票差催糧

緝匪得殺人案

記龍世渭事

記鳴販事

卷下

查金陵釐捐

整頓金陵釐捐

記皖岸鹽務

記與端督論辨數則

記美商造油棧案  
記日本購米

辭查皖南道

澧湘始末

整頓淮鹾

撤西鄂湘掣驗

辭皖財政司長

附 國是報記密查雲貴總督案

宦遊偶記

目錄

二

宦遊偶記卷上

石埭陳惟彥劭吾

辨開州無教案

光緒甲午四月三日余涖任開州

先是丁丑以獎  
大理寺丞戊寅振

到寺

所准免扣費

外親李文忠公

癸巳四月遷

黃州開州

至是涖任

銀

越

數日紳董而陳有天主教民盧復生者川人也來此

兩月賃劉裕興屋設藥肆行蹤詭祕唆訟擾民

民憤甚且釀事端

余曰盧復生曾取保入甲乎

定章須取保入客民

曾具真前任

李君家

蘭諭以卽飭他徒真家

留居始准

甲始准

四月遷

黃州開州

至是涖任

銀

越

數日紳董而陳有天主教民盧復生者川人也來此

兩月賃劉裕興屋設藥肆行蹤詭祕唆訟擾民

民憤甚且釀事端

余曰盧復生曾取保入甲乎

定章須取保入客民

但叙其事勿云教也稟至遂飭盧復生取保保狀

進已簽押矣

余定章須取保入客民

傳保人詢其狀對曰不知蓋

僞託也因勒復生出境復生以所開藥肆購藥七百

餘金難遽徙請緩之而方步雲之事作矣方步雲者

僞殺三王之先鋒部將也余投誠保至副將亦州人

病步雲試入武庠充總甲爲暴鄉里間前任李君云

方黨衆勿擾其鋒恐致變余曰變遲禍鉅其可緩乎及盧事起方欲藉教案激衆掠民商民皇皇謀遷徙余止之而力肩保護不遷而被刦者嘗如失以償之

店屋充公抵復生夫價余曰夫價吾出無須取償店屋歸書院由齋長當堂具領可也復請以裕興住屋充公余曰店屋招匪人於住屋何涉勿爲已甚也初步雲之激衆也既散而鄉人痛嫉之上言步雲糾衆起事狀余笑曰步雲充總甲糾衆何爲卻其稟不納步雲以團衆散歸且被控懼而匿諸鄉集其徒爲衛及聞卻稟狀則還城五月六日飭傳步雲至訊之曰吾以至誠待爾等涖任時卽飭改過自新何怙惡潛行糾衆耶步雲曰無之余攢數函示之曰函調團丁宦遊偶記 卷上 三

蓋章明灼汝能狡賴耶步雲乃叩頭乞免掌責之押署後倉房免與外人通消息詳革武生出示非印文不准調團丁罹民害當是時控步雲者十八案率詐民財據確甚余悉置之而步雲他公款益甚乃令速還三月始竣乃擇紳童四人諭之曰步雲被控十八案逐案票傳併中證不下百餘人累甚今由爾等訂期理結開報原由負其責諸紳簽押存案遂具保准釋焉步雲旣出償公私款已耗其家資強半不復如曩時橫暴矣方盧復生之旣行也法主教來函略曰

光天化日之下開州何聚衆五六萬人萬人耳乃匪教民盧復生何驅逐出境堂中有基地在州城請保護將往建經堂也余復書曰地方事地方官爲之無勞教堂過問盧復生唆訟擾民捏造保狀護解出境乃地方官應爲之事不與教堂相涉教堂基地如故無人侵佔貴堂得此地已二十餘年未來建築者蓋亦深知其難文司鐸被禍於前可爲車鑒在貴教勸人行善極佩熱誠而開州地處偏隅少見多怪願貴教仍設省垣勿臨下邑遠近信從之後開民自可歡宦遊偶記 卷上 四

餘錢數百文耳余笑曰是果敷償潘萬盛十八金耶復生曰洋人命我來建經堂也余曰爾中國商人假託洋人胡爲者且區區二兩足建經堂耶其僞皎然復生曰非僞也余曰無論眞僞俱應重辦復生曰僞須辦眞亦辦耶余曰假託洋人固須重辦如果洋人派爾爾應聲明在開犯案不能復來既不聲明是朦蔽洋人也亦應重辦飭重責之遞解回川管束報明省垣法主教送訴臬司巡撫皆據余所報答之繼乃訴諸法公使照會總理衙門案劉屋並謂開州陳官

撫稱賞而未卽行法使送經促辦總署電催開州教案速結余復以開州並無教案貴陽府函牘送至商客通融發還劉裕興店屋余復以此案與教堂毫無牽涉如屋由外人索還勢必成爲教案得寸進尺教民憤技地方官將無以善其後未便因通融而招實禍也爭持二年法主教知無可辨乃允不索劉屋立約而罷

宦遊偶記

卷上

五

故違條約余乃上書言無論民教悉中國人卽應守中國之法以中國之官治中國之民以中國人之房產充入中國之書院與教堂絕不相關法主教乃云故違條約某徧查條約並無地方官不能治教民之條更無教士可以干預地方公事卽係不愛惜體而之人法主教袒護教民干預地方公事卽係不愛惜體而之人應請咨呈總署照會法公使將貴州法主教撤回別擇愛惜體而之人來貴州主教以全該教聲名巡

宦遊偶記

卷上

六

斷楊氏承襲事

開州土司二一曰乖西正長官秩視守備印一曰乖西副長官秩視千總印方銅記各有轄地及應徵錢糧而屬於州牧咸豐之季正長官楊某因亂出亡無嗣同治間總督檄催承襲楊姓丁弱多務農有名永清者在省行醫稍幹練衆議返之呈報曰此故土司胞弟也請承襲實乃遠房族弟也越數年永清修其祖若父之墓立墓碑與故土司祖若父之名不協州人多竊議之顧永清善酬應輒彌縫之久之遂無發其事宦遊偶記

卷上

七

者永清沒其子復請襲焉副長官劉榮春及州牧已具結詳送貴陽府矣首府有楊啓勳者稱故土司堂弟其子應嗣故土司爲子承襲土司執宗譜墓碑爲證府州知永清之非故土司胞弟也以前案加結達之部難之兩造迭控演黔大吏久不決余澈任兩造復控焉余以永清父子固冒疎爲親而啓勳是否故土司堂弟非考察不能決也未幾啓勳控省久不歸首府文海君有道君子也勇於任事疊訊之謂永清三代既與故土司不同自非胞弟啓勳係故土司堂弟

碑譜可憑應准其子承襲檄州加結具報碑譜發州備案州人頷之余念事關承襲誤則悔莫追乃懸牌州人定期集訊州人有知底蘊者證之誣者罪之屆期兩造各邀宗戚至堂上永清之予以族人派費迎其父回州承襲啓勳亦曾助費帳冊猶存如不應襲何以助費何以不爭於請襲之時啓勳則云永清承襲當同治癸酉已則光緒辛巳始歸何由助費帳冊則永清所造也余曰訟已七年奔馳兩省所費不已多乎皆曰傾家矣余詰啓勳曰爾有田房乎曰田已宦遊偶記

卷上

八

典賣房固無人受也余曰田房何在曰新田坡余曰新田坡尙有楊姓乎曰只小人一家耳余曰爾子生於此房乎曰然余曰案已結矣曰未訊及案何云已結余曰楊姓皆可爭襲獨爾子不得爭曰何也余曰爾子之姓爾知之乎曰小人姓楊子固楊姓也余曰爾雖楊姓爾子未必楊曰焉有是理余曰事固有之曰何憑也余曰爾子生於新田坡年二十二矣爾於辛巳方回迄今僅十數年爾未回里而子已生果能謂此子姓楊乎啓勳語塞久之乃曰小人同治辛未

回州不前數任屢以此爲訊堅不肯承茲乃自言之余曰爾辛未已回永清

癸酉承襲何不控之然則助費帳冊非虛矣啓勳曰小人之子應襲碑譜可憑余曰爾新立之碑乃冒認故土司之高曾譜僅十葉後葉紙色雖舊刻手刀法不同前數葉線孔皆二後一葉線孔獨一顯係抽易重訂以爲爭襲之階且爾子固不姓楊卽爾亦未必姓楊尙妄爭耶啓勳曰此言更奇公何所據余曰譜載婢女秋菊生子世居新田坡另爲一支旣非楊姓妻妾而生子何從實知其姓况譜載明另一支乎飭宦遊偶記卷上九

將譜交衆傳觀一時旁聽者皆失笑余曰啓勳勾約訟棍徐某捏造證據爭訟不休傾人之家而亦自傾其家且懸欠兩年錢糧殊屬不法先行枷號示衆文君聞余未爲啓勳子請襲而反枷號頗異之適余因公進省乃挾全卷請閱文君曰碑譜皆吾所已閱竟莫察其僞君何明澈若此任君所爲不復過問矣

### 爭開州報災事

乙未夏黔省被旱成災者八九州縣開州與焉上季收成至薄糧價三倍於甲午貧民無所得食則採紅子礫而食之且有以樹皮草根爲食者閏五月余報災援古人水旱免官請撤任奉批未允且加勉焉六月晉省謁布政使唐公家丁索門包余曰來請撤任焉備此則辭以疾弗見謁巡撫嵩崑公備陳災況嵩公訝曰災乃若斯重耶余曰地方官多飾太平豈報災而過其實災則停徵公費尙無所出非眞饑饉誰肯上陳且開屬奇災尙有甚於此者嵩公曰有甚於開州者乎余曰遵義貴筑等縣是也嵩公曰烏至是余曰請派員查勘嵩公曰君請撤任如有操守而能事者去位災區尙忍言乎余曰開州糧價較鄰境尙廉貴筑首縣遵義皆駐兵開介其間獨鮮兵卒爲守流民趨之懼爲亂無已則請發振款給軍械練團丁爲備嵩公許之促還任余復謁唐公仍辭以疾余乃旋開清戶口發義穀練團丁及秋而旱復作九月初勘災造冊呈請派員查勘月杪委員通判施君至乃曰

收不在五成下蓋收成及五成例不得報災也余與施君同往鄉野勘視之施君曰稻已穫歸無能證也余曰報秋災不出九月今九月初具報未逾限期稻已穫歸根可驗况有不待刈者乎而施君必欲會稟收及五成余曰君自具稟余何問焉余旣報災安能自易施君故難之蓋一則思見好上官一則藉以需索也逾半月得省報施奉委曹家溪釐差施君乃欣然曰今將旋省災冊請略更卽當會稟也故事委員出差例給公費余爲備供應及夫價另贈三十金施

宦遊偶記

卷上

十一

君薄之憤而去道後施撫王公派任奏參文報災亦早應查明田主姓名畝數壘數及收成各若干成具報候核倘照辦數月不能竣且胥差紛出其能無擾耶紳民慮之來見曰貴筑勘災報災派費於民未邀上准今吾開閏五月卽報災先於各屬湘潭縣王君入官任費不取於民爲吾民計者至矣何可復累官惟有動作簽納糧賦請毋復言災蓋開民工作笠粗者每具錢五六十文細者銀二三錢余憫民之被災而請停賦民乃恐官之受累而願納糧民眞可愛哉明

年春御史彭述奏參貴州匿災不報及巡撫門丁和某威福狀余久有調任說迄不調有云官場結交便為力矣某頗得力君爲衆所知但按一名刺和某和某余不允矣旨下總督查辦撫藩及遵義縣劉某等均革職或未成災及始報而繼云余不爲力矣  
勸不成功災及結交和某者而開州獨以報災得無事

救民爲念忘懷得失此聖人仁民利物之誠也今人視民之飢而死漠然無動於中而惟一己之利益是營水火刀兵皆由此一念之私一念之忍召之也豈偶然哉男汝湜譜識

宦遊偶記

卷上

十二

書田其嘴事

婺川縣南北相距五百里東西百七八十里出北門二百四十里有地曰后坪省委牧令一人鎮其地

譲曾

改設通判以經費細末果又百餘里接四川界距城僻遠風氣强悍毆殺案迭出或控或否視爲故常往往數年或數十年輒一大亂有田其嘴者居北鄙糾衆橫行爲害鄉里控案纍纍輒抗提巡撫檄各營縣通緝十數年不獲丙申四月余由開州調署婺川治任旬日有人大呼於堂傳入問之乃田其嘴也年五十餘狀甚奇

宦遊偶記 卷上

十三

偶余曰通緝十數年不獲今爾來何也田曰仇人衆控案多到案將置於死故不敢來向在重慶販油開州人商重慶者屢道州官政跡小人深慕之今署吾邑知無冤民故來投案耳余曰若知罪乎田曰知罪但罪不至死公來卽重辦必得當故不敢逃余曰爾俠士也能立功贖罪乎田曰能余曰北鄙距城遠毆鬪案多爾能令爾居數十里間無毆鬪案乎田曰能余曰試取店保來田將出書役曰田犯通緝安能任彼自行也余曰彼自投案自取保爾輩何問焉乃送

宦遊偶記 卷上

十四

之大堂視其出大門而去防書役勒索也次日田借店保來余語保人曰汝保隨傳隨到他事無與爾也保人簽押訖余詰田曰爾衣食足自給乎田曰尙足以自給余曰人生不過百年爾年逾五十卽壽至八十不過二三十年耳能以二三十年所行之善抵前數十年所行之惡乃能於心稍安於己無罪苟善排解能令鄉里間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至毆傷命卽大功矣如能勸行善事爲善人則尤善之善者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天道昭彰不爽毫髮特算總帳耳倘不能以二三十年所行之善抵前數十年所行之惡則爾臨死時自一念及心肝俱摧萬分難過况未必定能活二三十年乎回頭須早行善須猛望深思之田聞言喜甚叩頭謝曰今乃撥雲霧而見青天心中明白矣不力行善尙算人乎余仍送至大堂視其出大門而去故余在婺近一年北鄙無毆殺案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精誠所積金石爲開心能轉物物爲我化聖賢之德業功用於斯以著觀

吾父於田其嘴事察其人之有爲而神明於法律寬其既往啓其良知感格者一人而保全者甚衆蓋見仁心發爲仁政至誠自能動人古人不吾欺也

男汝湜謹識

宦遊偶記

卷上

十五

宦遊偶記

卷上

十六

余在婺川一日有陳春元者報其胞弟採樵誤入彭姓山界彭某謂其盜樹也毆之鄰人勸罰錢五千期五日至期錢不獲彭某大鬪毆春元於地春元拔彭某襪中刀刺其腹而死余曰彭某強橫屢控提不案爾年雖二十非甚強彭旣按爾於地爾何能拔其襪中刀卽拔刀不過刺其腿若足安能刺其腹且至死耶此他人殺彭爾得錢頂案耳春元曰他事或頂案如頂殺人且償抵安用錢爲小人雖愚不至此余曰情節乖離爾母自誤也春元曰旣殺人有何異說余曰爾殺人卽須辦抵春元乞哀甚至余曰爾自認殺人何哀可乞春元曰必須抵償亦無可奈何余曰地方官最不願命案無兜手爾旣認兜官可卸責但爾雖願捨一命吾不願欠命債耳反復開解迄無異詞余乃問春元曰爾弟年幾何矣曰十二家有幾人曰弟外無他人也有親支乎曰無有產業乎曰山地數畝小屋數間而已余曰爾誠好漢如不死可以育弟可立業成家今旣以殺人應抵爾弟幼無親支彭衆

而強爾既殺人之仇焉能容爾弟存活然則爾家香煙將絕矣可不悲哉春元不言而泣余曰爾既殺人何泣之有春元仍不言余曰爾尙有不得已之情乎可告我春元曰彭某索錢不得乃執弟於山坡毆甚慘吾弟保爺亦彭姓見之憤甚回家取槍刺彭某見其死乃懼而逃村人謂所居在府縣交界處既出命案府縣差至合村將受累吾故願到案以解之村人曰雖到案兇手已逃府縣差索兇手於村受累仍如故也吾思彭某暴凌人吾家孤弱受害尤甚屢思殺

宦遊偶記

卷上

十七

之而不能今吾弟保爺因吾家事殺之以洩吾憤卽不啻吾殺之故自願認爲兇手並非得錢頂案所謂保爺者義父也余曰爾未殺人吾固已言之已今事已白可取保來春元曰城內鮮熟人只一飯店相識未必能保我也余曰爾可引店主來店主至曰春元犯命案不敢保余曰春元旣認殺人投案今事已白必不潛逃祇須訊時爾知會其到案耳命案於爾無涉也店主乃具結簽押次日詣驗傷在腹左直透於背前下後上如係小刀所刺不能透背前下後上者

彭某在坡刺之者在平地也二人皆凶徒一死一逃地方較安靜矣余歷任府州縣所訊頂兇案頗有之此案春元執之尤堅稍一粗心其不陷於過者鮮矣且安知平日聽訟不恒有陷於過者乎余爲此懼故不願久任地方特書之以戒子弟切勿輕任法官萬一任之斷不可掉以輕心也

宦遊偶記

卷上

十八

辭安順府釐捐

丁酉暮春呈請開缺歸知府班前在北洋文忠公奏  
保得缺後以知府前用先補將乞歸適黃岡王公毓藻由川藩擢黔撫二十

年前在京相識非有交也至是相見益契洽不任去

委辦安順府釐捐訪諸曾辦此差者云優差也余曰

薪水月六十五金優於何有曰此豈恃薪水耶凡納

捐由行戶經辦貨百石或完五六十石七八十石不

等餘則繳費放行余曰不畏人知耶曰其地有韓胥

者行戶多與交韓胥請示每百石完捐若干石以棉

宦遊偶記 卷上

十九

紗鴉片爲大宗如每石完八兩者其不填票之貨每  
石繳費三兩無須報解提五釐給韓胥津貼韓胥利  
其獲從不洩諸人也此君僅可見以二次而直言不  
外局何能辦者聞之不禁汗下政界所入往往以舞弊爲常事矣  
况賈放耶何以達子孫易翌晨謁巡撫辭差且言無論何處釐差皆不敢奉委王公詰之余  
曰從未辦此恐貽誤耳王公曰能任地方反不能任  
釐差分卡多司丁衆相信旣寡保無爲所累耶王公  
曰釐差有弊不願任耳余曰釐差月薪數十金而名

爲調劑優差是縱之舞弊也斷不敢任王公曰君所

見甚大容與藩司商之比謁藩司邵公積誠述如王

公問答之言而辭益堅邵公曰求釐差者多矣君何

辭焉余曰求者旣多何不可辭之有邵公曰如以釐

差有弊君不舞弊不更佳乎余曰一人不舞弊本局

及鄰局員司無不疾視之是處危地也是尙可一朝

居耶外局無主持者邵公曰君亦效他人所爲歟差

竣以所得歸諸公有何不可余曰蹈常習故非心所

安尙有變端安能自白反復言之迄未允次日復固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

辭邵公曰旣聲明全省釐差皆不就知府班祇善後  
釐金城防三提調皆瘠甚奈何余曰優瘠非所計也  
邵公曰是三差皆有人一時無可委余曰旣請開缺  
豈尙覬他人之差邵公乃陳諸巡撫改委王君德昌  
赴安順

贛  
貴州釐金藩司主政臬道會銜提調駐局辦事丁酉

六月余奉委提調先是余聲明不任釐差總局則董其成不自收捐也巡撫王公曰藩司首府均言貴州釐金整頓已無餘地不能有起色也君謂若何余曰

收成不歎用人必公賞罰精嚴仍無起色提調之過也王公曰任君所爲應定何章爲善余曰章程固善患不能行耳增收獎賞之章早經停止不可不復薪水亦應酌增王公曰可照辦余曰釐金係藩司主政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一

俟往商之乃謁藩司邵公詳陳是說邵公曰定功過嚴賞罰不徇情均可照辦獎賞增薪應從緩酌定余反復陳說邵公終以緩商爲詞余乃語王公曰操之過急恐生意見惟有漸以行之乃申明約束通行各分局三閱月後收數有增王公曰已效矣余曰此小效耳王公曰尙有大效乎應若何辦余曰欲取之必先與之用人之力應恤其私藩司惜費不遽允增薪提賞其實增薪所費無幾而可安辦事人之心增收提賞並無所費而可收其效且不使之俯仰有餘而

迫之趨於舞弊亦非造就人才之道也王公亟稱善

促速行之余曰俟與藩司商乃復商諸邵公始允提

賞而增薪仍以從緩爲言甫及一年幾倍原額云  
一春王公奏保黔省良吏第  
奉旨留中男汝湜謹註

戊戌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二

免黎平票差催糧

雲貴徵糧歲自九月始戊戌九月朔余蒞黎平任徵賦向章十一月朔票差催糧紛然四出志在藉票索民也十月下旬戶書擬稿催糧幕賓核定已余改票為示敘明糧賦正供不容拖欠向章冬月票差催糧縱約束極嚴能無騷擾卽無騷擾而差役在鄉一餐

一宿民已難安今與爾等約冬臘正不催糧悉任自封投櫃如有差役催糧顯係假冒細送來府吾當重懲之幕賓見之曰黔民刁悍知法不知恩出示催糧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三

猶懼不納焉有明示冬臘正不催糧者以此為示糧可得乎余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吾憫民之被擾姑照此行徐觀其後可也黎平錢糧向須次年六月始清此屆亦然民固未忍拖欠也迨次年冬初幕賓曰聞公有去志恐在任日短再出冬臘正不催糧之示糧不來矣余曰上届在任日長已頒此示今在任日短此示卽止不行是爲已非爲民也今仍頒此示儻完納無多而交替俟諸後任可也先是余歷任差缺民喜而同僚忌者益多及查案入滇總督憾益甚則

乞歸巡撫王公毓藻強留之余感其誠遂留黔未去及是臘月間聞王公病甚乃稟求交卸庚子二月始奉批准黎民聞之羣相告曰陳知府將去任吾輩不可不速完糧於是朝夕紛湧而至迨三月望卸任徵數已竣黎平設府以來未有輸將如此踴躍者孰謂吾民知法不知恩哉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四

緝匪得殺人案

黎平有地曰墩寨距城九十里或負三千錢道被刦未及報案也余聞之歎曰行旅不安地方官之責也遣什長楊某帶親兵四人給以諭單使巡緝至湖南交界之茅坪無所獲楊等謀曰吾儕受命出不獲一人何以對太守親兵周某曰墩寨彭老么者故與匪交前在都江已行竊楊曰可誘之來周乃訪彭曰有煙客頗搆銀楊以石爲販鴉片者易取之彭曰烟客往湖南安所獲周曰彼聞湖南不靖已改道廣西矣彭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五

曰烟客好身手未可輕也周曰約數人同往何如彭曰朋輩往都江清江祇彭三在此耳周曰吾三人豈不足敵彼一人耶彭乃搆短刀約彭三同往行將近楊出鐵尺擊而擒之周亦將彭三按獲親兵趨至解入城余訊之曰爾等何行劫耶彭老么曰某非行劫親兵誘我也余曰苟安分何能誘且赴都江清江者何多耶彭三搆兵器乎答曰未也飭搜之乃於腿布中得利刃細視血迹爛然余曰彭三殺人何也彭三曰此刀殺鷄者安敢殺人余曰刀以殺雞何藏之密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六

署自是居民往往疑行旅爲府  
巡查而匪徒益遠颺矣

且雞血磨之便去人血雖磨不能盡去也正研訊間有開泰縣文生黃興者呼冤入開泰係同城首縣而各有轄地詰之則稱其胞兄某數月前被刦死張某見其盜左耳被割而微餘下方今觀彭三乃殺兄者請鞫焉余曰人命至重安能憑形貌剖是非汝挈張某來發縣質訊可也及張某至見彭三貌實合而黃某傷痕又與彭三所搆刀適符彭三乃伏罪以數月前殺人之犯無端牽連而至而適搆此刀其死者含冤有以陰使之耶抑天道不爽凶人不能逃罪耶人命其可忽視哉

記龍世渭事  
黎平有龍世渭者居北鄉習道教或云已集黨數千人將謀亂前任屢欲擒之而未獲也有揭呈世渭所作歌語悖甚其實妄人安足反然其勢固擾害治安也一日有楊某控言世渭拐其婦旋約鄰右至其家奪還並取其帳冊呈案而世渭之兄世興則控楊毀

其弟前宅余詰楊曰婦得矣奈何毀其宅取其帳冊耶楊曰鄰右憤世渭強橫羣起搗其宅某不能止也攜其冊者疑有聯盟謀反之言卒未及察而不料所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七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八

又何耶歌在此爾自觀之世渭曰非小人所作余曰爾所書豈非爾所作耶世渭曰非小人所書余曰歌與帳冊字同尙狡賴耶世渭曰歌乃戲言非真有衆之事余命重夾之及釋而已不良於行遂釘錄收禁詳請監禁十年出示散其黨北鄉晏然居民大悅

記乃帳也余曰楊某應賠龍世渭修屋費三千楊曰因奪婦而毀其宅非無故也且所毀無多拐婦獨無罪乎余曰拐婦誠有罪已奪回可毋究矣毀屋則必償渭不如是到案龍世楊欲辨余曰遵斷爲上限五日兩造當堂繳領屆期楊某繳償金世渭到堂具領余曰此案斷結理由世渭當已知之帳冊發還果爾自記乎世渭曰然乃詰之曰爾欲謀反何耶世渭曰無此余曰爾作歌謂已集二萬人實有此數大之詞非俟滿三萬人起事非謀反乎前任戮會匪二人爾欲爲復仇此

記鴨販事

余在黎平有鴨販者報言隨其東人父子由湖南至黎平支棚於野已兩日矣東人遣至村索鴨價數百文及回則父子俱被殺請緝辦地處山陬無可證反復研訊莫得端倪次日詣驗父子俱刃傷慘甚乃詰鴨販曰殺人者誰曰不知余曰吾已知此卽爾是也曰小人報案豈殺人者耶余曰彼父子指謂爾殺爾豈未見耶曰未見余曰回視卽見矣視其狀畏甚畧回視輒曰未見余強令再回視仍曰未見余曰爾衫

宦遊偶記

卷上

二十九

有血迹何耶對曰此鴨血非人血也使解衣細視之鴨血濯之則無迹人血雖濯而微迹仍存不可誣也乃帶署時已入夜燒巨燭訊之初猶狡賴乃諭之曰鬼神之道不顯而嚴爾爲其夥不合則去乃殺其父子二人如能逃罪豈尙有天道哉彼父子旣指明爾殺爾衣血迹可憑焉能抵賴速供認可免受刑也乃叩首曰小人隨其父子來勞役則小人獨任飲食則彼父子先之往往食不飽而勞役苦艱訴詈不已小人深恨之彼父子攜有防身刀是日其子在山脚大

便小人殺其父其子回又殺之小人乃檢點攏錢二千餘而逃逃時足無力不能速行身後有人曰何不報案回視無人行愈緩又聞人屢曰何不報案自念苟報案官必不疑可自脫遂轉赴府城行輒速乃到案具報而不料公之察吾實情也於是不刑而案定噦逃則行緩報則行速且呼令報案者何人而謂無鬼神耶知道者可以決矣己亥十二月家君乞代入觀庚子三月卽候杏五

月京都中亂作九月旌里王寅春黔無公事以廉能車蕃奏保傅旨嘉獎並飭赴黔撫道以員汝改發江蘇矣

宦遊偶記

卷上

三十

宦遊偶記卷下

石埭陳惟彥劭吾

查金陵釐捐

壬寅六月入都引見將赴蘇魯撫周公覆奏調山東以屢病於甲辰秋仍赴蘇適周公署江督十一月十八日而授密札飭帶員司往查金陵所屬釐捐事秘甚時奉委查鹽務者皖岸則歐陽君述西岸則陳君際唐湘鄂岸則秦君秉禮人輒知之獨不知余所查何事有見詢者答以查案而已始出至鎮江訪詢數

宦遊偶記 卷下

宦遊偶記 卷下

日雇民舟按日給餉勿問所之遂入瓜州口過揚州邵伯遍裏下河至通州由蘆涇港附輪舟至上海轉火車至吳淞復自上海附輪舟至海門歷靖江乘舟至泰興易小車至馬甸是日雨路澗滑車不易行留僕人於馬甸擇車夫健者御余以行未幾亦困乃徒步至口岸鎮次日附小輪舟過馬甸三江營等處至鎮江易民舟而別派員至高寶時已十二月十有六日矣方余之遍歷各處也或稱訪友或爲商人酒肆茶樓游踪幾遍所至見舟人商賈輒促膝傾譚或附

貨舟經局卡親見司扦之需索船戶之隱瞞而不勤之弊爲害亦巨地方官亦習於事者居多委員深居司扦疲滑日已出而高臥日未入而鎖檣下票風行漫無顧忌常關之弊抑又甚焉復自十二圩泗源溝至大河口而奇變始作初潮州商人蕭英如者自六合運豆餅四百二十二石過大河口船戶王姓爲報捐蕭繼至查捐票墳六百四十四石乃咎船戶之浮報船戶曰十三卽已運至先扦八百石告以實數迭次哀求迄不允今日復與辨論乃將吾綱吊諸商憫其狀環乞之定爲六百四十四石始見釋吾豈忍客之多費哉旁有商人田姓者曰吾亦在勸解之列不能咎船戶也蕭曰浮捐若此貿易尚可爲耶遂偕船戶至釐局訪所識陳司事問曰捐數不符何也哨弁周際堂大呼曰日將落矣爾等來搶局耶速吊之余隨衆往觀見蕭已被執復吊船戶於局門余曰查詢捐數乃事之常何遽若此周曰何干爾事豈將同刦耶余曰釐局固商人往來之地奈何加以搶刦之名此案不能不查辦矣密札右司提飭周曰將委札來乃遣人

取札至授其司事韋綸仲周瑞田等閱之閱畢笑曰  
總督乃東君至戚捐數乃係明加余曰何故韋曰比  
較嚴故也余曰嚴比較者所以提中飽非以加商人  
韋曰向若此東君方進省請留數日余曰吊船戶者  
想係粗人有朱姓者當係司事甫詢其姓乃亦凶橫  
何耶朱自房出曰我名朱大福聞其官名家聲雖總督其奈  
我何人多語雜不可理喻余乃作書上總督署云十  
八日行至大河口有商人以捐數不符至釐局調查  
職道隨往竟被扣留示以委札仍不放行請裁奪施

宦遊偶記 卷下

三

行未叙網吊船戶等情恐過激總督怒也長江水師  
守備陳先堂把總胡應銘等至勸候查辦韋等仍橫  
傲如故胡把總始將船戶釋下次晨余移救生局兩  
雪大作民舟小輪概不克行視余所臥乃棺板也瓦  
稀屋漏衣履盡溼二十二日風漸息十二圩鹽棧派  
哨弁率馬勇至出示總督電迎余至圩少頃奉查滋  
事司丁方君至又少頃局員知府趙繼樞來署道歉  
仍無歸咎司尹之詞余乃以卽行告趙請示辦法余  
曰余乃查釐非辦釐也趙請留商余曰君常在省局

中司丁哨弁皆可擅行果與誰商耶趙曰此謂大權  
旁落矣余曰然則權固未旁落耶趙曰釐商前至鎮  
江浼領事要求常鎮道郭公函責扣數逾額此非司  
扦咎也余曰然則今吊船戶爲報復計耶前事固已  
聞之釐商運豆餅八百石而責以按一千六百石報  
捐再四乞求迄不允乃求領事卒按九百六十石納  
捐釐商豈得已耶趙曰不在局聲明實數而遽往求  
領事何耶余曰餅船初二到十三始開行其間屢次  
聲明實數且呈發單迄不理特君在省不知耳倘能

宦遊偶記 卷下

四

理喻求遠奚爲且領事豈易求耶趙語塞余乃行沿  
江商民暨舟子歡聲雷動次日至省謁總督已先派  
員率武弁十人提韋綸仲等嚴辦則皆潛逃矣總督  
奏參趙降爲通判各局卡乃稍知警云

整頓金陵釐捐

金陵釐捐總局故事藩司領銜候補道一員爲總辦糧道巡道及候補道二員爲會辦佐之甲辰歲杪總督周公委余總辦裁會辦且以藩司事劇免會銜署關防亦交存藩庫遂專於總辦余以榷釐須習其地與人始易奏效初壬寅歲余將赴蘇周公卽奏調山左今旋寧未久人地未諳效何由致固辭不獲又念財政爲藩司專責請仍飭會銜亦未允余乃任事參酌舊案定章二十條而扼要有二一曰恤商民之困金陵

年近

宦遊偶記 卷下 五

總局轄江寧揚州通州海門四屬分局三十餘長江捐疏按九成完納內河捐密有常關漕等項按七成完納逾額者撤差記過逾十成者詳參一曰恤辦事之艱各員按年攤解出洋學費萬金蠲免之增經費錢五萬千更定比較留其有餘按大中小局增收之數分別提獎凡更員一經商定卽辦札不逾日悉面交革送札到差等費及藉事送禮之習總局不薦司丁悉任自擇凡司丁皆取保按季冊報有更易者隨時具報舞弊虧帑者保人及局員分任之及屆一年除彌補

錢價銀約二十萬兩外收銀數係解銀是年錢價大落較最旺之年增銀三十五萬六千兩定額銀七十萬兩同收銀一百萬兩餘茲乃突過另增收數萬兩周公曰自曾文正督兩江以來釐收未有若斯之盛者而商旅樂出其途誠非俗吏所能及也余曰金陵爲大都會而各庫空虛極爲可慮增收之項皆實銀寄儲藩庫以備緩急周公稱賞不置然非周公假以事權不加牽掣余又安能收此微效耶

財政在整理不在搜括搜括則民益窮而國益危

宦遊偶記 卷下 六

矣恤商民之困恤辦事之艱培元氣剔中飽而國課自裕謂予不信曷讀斯篇男汝湜謹識

記皖岸鹽務

丙午正月奉委督辦皖岸

學年兼監督學創辦安徽第一女校江中

乃謁總督周公曰釐捐之弊在分局總辦不受賄不徇私效可期也鹽務之弊輕而先在總局革其弊則款歸於公而部定提款二萬五千金無所出此其難也周公曰鹽務重整頓然部章嚴切而不能盡協事情驟革弊端恐多窒礙緩圖之可也余涖事申明約束整頓緝私員弁之不堪鼓勵者易之餘悉仍舊分局收款近者次月初十前解到遠者十五前解到逾

宦遊偶記

卷下

七

期記過總局十五解洋款二十三全行報解無或爽

期清掣驗官運之弊實支實報官運領支僅及十之  
新水二百兩調減一百兩援揚子總機例改另列一  
為新水二百兩公費一千兩而浮費悉革

目部提之款取給焉餘則悉以歸公請設官銀號司

出納總局會計則僅司帳

接辦者不盡

定

照

不盡

爲自來

七萬二千引

八包每

近年增爲九萬引僅而及額稱幸

事焉是年長江各省大水湘鄂西皆銷不及額皖岸

則銷至十萬八千餘引

和安寧池太廣五府

非全省也

滌

爲自來

所未有及交替而銷數頓減矣

七月周公奏九月保周交軍機處存記

公調不任兩廣奏以病差委函電促卸

是年兼監督學創辦安徽第一女校江中

宦遊偶記

卷下

八

記與端督論辦數則

丁未二月朔余卸皖岸督銷掣家寓蕪湖不欲至金陵總督端方公以美商在蕪湖築煤油棧案兩省派員磋商數年未結電約至金陵授以公牘促速商返蕪兩旬美商始至反復辨難甫半日而議定端公頗異之余仍寓蕪如故五月初端公電促赴寧商要政

及至委會辦釐捐薪水夫馬費各二百金並派往清江辦漕徐等捐余曰漕捐隸江北提督如往必不能遽接辦端公曰廬午樓昌督字午樓名廢易商余曰未必然

已久之乃從余議定案送促到差余曰總辦薪水夫馬費共三百金從前會辦僅百金今乃過於總辦且既有總辦矣會辦奚爲端公曰君曾任總辦成效昭然正賴整頓必到差勿辭余復辭乃改爲月二百金始於六月間到差中間以日人購米萬石奉務津浦路股皖省糖捐事迭出差

宦遊偶記

卷下

九

也且南河候補人衆必陰爭之端公曰廬將來寧可而商也余屢辭不獲乃曰電約商事未知委差須往蕪取衣履端曰三日即來余乃行及廬至寧又電促余端與廢議不合端擬按捐數撥款提署廬不允爭持不下余曰總督派員所收之捐名曰臺捐濟寧臨清江解差對提調兼收支知州金煥章亦於是日到收支差遞云有外銷之外款當係公裕官銀號結餘之款報明有案開摺列總數則可未便請提用也嗣金屢催開摺由午帥批行余曰批詞云何金曰批歸督署帳房余曰此公款未便提歸私帳也又一日金曰午帥云撥裕寧官銀錢局余飭辦文批金見稿怒曰區區萬餘金尙須文批不信金某耶不信午帥耶文牘員謂余云金某言若此尙辦文批否余曰非不信金某

宦遊偶記

卷下

十

接差對提調兼收支知州金煥章亦於是日到收支差遞云有外銷之外款當係公裕官銀號結餘之款報明有案開摺列總數則可未便請提用也嗣金屢催開摺由午帥批行余曰批詞云何金曰批歸督署帳房余曰此公款未便提歸私帳也又一日金曰午帥云撥裕寧官銀錢局余飭辦文批金見稿怒曰區區萬餘金尙須文批不信金某耶不信午帥耶文牘員謂余云金某言若此尙辦文批否余曰非不信金某

更非不信午帥公事應如此卽數少於此亦須文批  
儻不以所辦爲然惟有請午帥易人耳金與裕寧孫  
某乃大讒余於午帥

其後類此  
者間有之

五月間總巡知州汪喬年具報巡至揚州城外有米  
船三號無捐票按章捐罰將款繳公余以米船自灣  
都分局來其爲委員知縣陳潤藻賣放無疑也照章  
應撤差查辦繼思陳爲端公私人如照章汪必不免  
乃檄端公由鄂調來之知縣李承東復查以李爲端  
所信李所言當無異議也李查如汪稟余乃請撤陳

宦遊偶記

卷下

十一

端公曰旣無票必有故可飭陳來詢之余曰賣放耳  
何故且李查相符何詢之有端仍以詢陳爲言并語  
前辦釐捐吳君學廉汪託陳買靴不給價故恨陳而  
陷之衆皆爲汪危余亦不欲屬吏因認眞被禍飭陳  
至詢其無票何也陳曰商人不索票者多矣余曰減  
折賣放乃無票豈有照章納捐而不索票者且此三  
船由邵伯鎮至揚州過灣頭時

委員駐  
灣頭

不扣罰何也

陳曰不經灣頭由槐子橋行耳余曰槐子橋接陸路  
舟能陸行乎陳曰邵伯下便入湖余曰入湖後有戴

宦遊偶記

卷下

十二

既而曰汪喬年可惡穿便宜靴須委以差如不往是  
自取咎也余曰靴付價何謂便宜汪查出釐弊如委  
苦差無以示鼓勵端曰與釐無涉鹽巡道榮恒君在  
座甚爲不平時有武員或謂其通匪擬定充發新疆  
江寧府委巡檢曹鴻綬押解端改墳汪名蓋抑犯  
疆往返率須年餘汪年近六十以此困之也汪堅不  
欲往余屢白無效乃商之署布政使陳君伯陶陳君  
曰是非不可說惟乞恩或可轉圜耳余曰但求有濟  
委曲何傷一日司道咸集陳爲汪乞恩端云汪某旣

廟等分卡能越過乎且由此出江何能復至揚州城  
外陳語塞乃曰司扦舞弊亦有之余曰弊在委員或  
司扦尙未得實可欺以方卽作爲司扦之弊驅逐司  
扦記委員大過此係格外從寬後有犯不僅撤差矣  
陳唯唯余又詢汪曾託買靴乎曰有之價幾何曰十  
金何無零數曰夾靴三兩四錢皮靴六兩六錢何時  
帶到曰三月杪價已還乎曰已還余曰汪而還乎抑  
在金陵還也陳曰揚州錢店撥還余曰何時陳曰午  
節前耳次日俱以陳端公曰如此寬已甚後須嚴也

老而多病如中途病故吾爲請卹余曰大帥待屬吏寬似不忍汪某若此端曰汪某不去誰願去者余曰首府原委曹鴻綏可仍委曹端曰曹某何以願余曰曹某年方三十其祖父病故新疆藉此運匯誠兩便也端曰汪某不去俟吾參後再委曹榮亦進言迄無效布政使樊君增祥涖任余悉語之樊君進言亦無效余見不可挽回復力陳汪所查有功無過靴價已償無不合且汪苟不償價陳或憤汪汪不應憤陳此理之最易明者未償價之說聞自何人端曰聞之陳潤

宦遊偶記

卷下

十三

藻余曰陳言靴價已付可而質也聞捏此語者乃陳處兩司事甚招搖近謂人曰汪查弊而得禍可謂快事端仍諉之陳蓋兩司事者端薦之陳以漁利雖聞其招搖而不欲飭查也余語樊布政曰汪如不合而被參余爭之是袒護屬員也應先參我汪無不合而被參余爭之無效不得其職則去豈復可留且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樊君曰君已屢爭遽去未免過決請稍緩再辭午帥之參汪以其無名耳彼自顧名譽斷不至以非禮加君請姑待之余曰有官可無

官亦可參不參何足計君既諱諱相勸不過求去稍緩耳既有同官謂余曰後勿與午帥爭將委差出省也余曰屬吏豈願與上官爭但事有不合不敢不爭耳余屢辭矣另委何爲友曰在省多直言甚礙事將委大差以全顏面也余曰朝廷所以驅策人者富與貴耳不爲富貴所束縛午帥其如余何無論委何大差決不就友曰何必然九月二十日端語余曰汪喬年吾已參余思樊言忍而未發端又疊言之余觀其意在余乃曰汪查釐捐認眞而被參以後誰肯認眞宦遊偶記

卷下

十四

直言者端曰與釐無涉余曰何事被參端曰心術不端余曰心術不可見見於何事端曰劣迹多余曰請言一二端曰汪喬年不好不應委差余曰差非余委但未見其劣迹耳倘有劣迹何以四月請補高郵州五月查出釐弊乃被參也端大怒汗涔涔下擲帽案上大言曰如斯言吾乃若此刻薄不顧子孫妄參劾耶余曰大帥參人或有他意外人求其故而不得但說不應認眞不應直言耳端曰照此說以後釐捐不旺乃吾過耶余曰外人有此誤會端曰是直皆吾之

咎耶余曰外人有此誤會職道固屢言才短體衰不勝任請從此辭端忽平氣柔聲曰吾輩相契何出此言余曰汪陳與余向無往來前任所委仍留原差耳凡事當問曲直有何厚薄於其間端曰君空洞無物且辦釐有成效何辭爲余曰是非不明賞罰不公不能辦事明矣請另委人端曰相契有素勿復言此遂顧而之他時提督程君允和道員王君銘謙等在座均爲震恐余獨坦然而出樊君復再三挽留十一月十五日委鄂岸督銷余不謝亦不辭但微言難勝任

宦遊偶記

卷下

十五

蓋一辭卽恐樊留余榷釐也己酉正月初始獲卸釐務遂謁端曰鄂岸督銷爲江南第一差豈不甚善惟職道不便往耳端曰何故余曰職道往須按定章此安能辦端曰章程云何余曰分銷虧空總辦先行墊解鄂岸各分銷虧空之鉅大帥所知職道如往恐前總辦不了耳端曰章程如此乎余曰奏案皎然必應遵辦端曰若是非特前總辦不了鹽政亦將不了分銷委員多係端所屬余曰委差甚善委鄂岸督銷尤善但須圓轉人乃不決裂如職道往豈不決裂耶端曰所見極

老練余曰旣以爲然請另委端曰委君江西督銷余曰不能就端曰何又不能就耶余曰鼻淵數載用心輒不成寐將赴上海就醫耳端曰君受屈甚安能閒余曰江南候補多無差職道差事絡繹且皆要差何屈之有因病辭差病愈再候差耳端曰萬不能閒余曰請先開鄂岸差久未還鄉請假掃墓端曰幾日可達余曰三日端曰如此甚易速往速回余乃延地師望熙兒還鄉不欲卽出矣

宦遊偶記

卷下

十六

記美商造油棧案

光緒乙巳美商劉懋恩潛造煤油棧於蕪湖河南民居之旁商民以煤油危險應設棧於僻遠之地送訟之乃由官購其屋而准在弋磯山北置地設棧劉購地數十畝邑令往驗焉詰曰何需地之廣也劉曰一二年後將築油池邑令以定案造棧而謀築池與原案異則扣契不發商民益訟之督撫派員磋商久不決外務部促結益嚴丁未二月總督端方公檄余往蕪定其事會同皖南道文煥君與辦難劉曰端督致

宦遊偶記

卷下

十七

恩撫函事屬可行何必待外人強迫是不允築池者特恩巡撫耳余曰商民屢控爾豈不知本國督撫辦事必同意而後可行爾曾見此函乎劉曰聞之已久余曰吾辦此事不聞此函爾何由聞之此必謠傳勿爲所誤劉曰築池無險上海漢口皆已行之蕪湖何獨不可余曰上海築池於浦東荒遠之區漢口油池吾未見度亦與上海同且皆議定而後築爾藉造棧利甚鉅於何取償余曰如允築池而臨時阻止是曲

在我也定案造棧而謀築池則曲在爾矣失利雖鉅爾皆自取何償爲且美人信義聞天下商利遂甲環球爾獨影射以利其私是無信也外人貿易必治民心始能獲利爾乃迭致爭訟使民不安是不義也循此不變尙能冀貿易之發達耶爲爾計應速立約造棧即可貿易獲利必多劉曰應商上海公司未便卽行立約余曰總督委余辦此事余卽有立約簽字之權爾任此事卽同此權如不能立約簽字後不能復商此事矣劉曰約內應叙一二年後築池余曰爾前宦遊偶記

卷下

十八

因此一語致停貿易二年今又欲自誤耶且一二年後之事何必預提致生阻抗因虛言而誤實事智者不爲也一二年後他處油池有無危險自可漸明或任築池或不任築池俱未可知今造棧速則利速爾奈何自誤耶劉曰約內勿叙以後不准築池余曰可遂與立約簽字而散越日劉自金陵來電曰領事不允仍須築池請廢前約余復書云查領事有保護商人之責無干預商務之權豈有商人自願造棧而領事迫使造棧之理既經立約卽不能廢此中外通義

也並陳督撫立案久之劉無復書余亦因事他往不復與聞其事矣

記日本購米

丁未九月日本以國內水災請購米中國

戊戌日本有案  
如日另案

得商諸購米外務部許之咨准購米蕪湖二十萬石  
皖人以本省地方豐歉不一旦向例禁米出洋此端  
督端方公檄余爲總辦漕運而以皖南道文煥君  
爲會辦候補道沈君佺爲幫辦佐之蕪商率以阻購  
爲宗旨余乃定期開議於商會衆決之備言戊戌另  
案及此次外務部議准萬難中止致啓交涉惟余以

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

本地人辦本地事總須察酌妥善不令地方受損也  
衆曰如必不得已准日人購米須令人分批緩購  
庶不至米價頓漲累及貧民余曰非也當令人限  
期速購衆愕然曰何故余曰自日人購米之說起商  
民驚疑且有疑二十萬石外尙須續購者如限期速  
購逾限卽止則商情自定一也限期促則米價昂米  
商獲利二也倘日人因價昂而不購則米在內地有  
裨民食與諸君阻購之意同三也衆稱善越日日人  
極言國內水災之重災民之多既蒙外務部照准請

予速行余曰中國禁米出洋久垂法令第與日本同洲同文又有戊戌成案今日本有災自應通融照准惟須按商辦章程先繳押款購米滿船派員點驗封船填給護航行至吳淞復驗限十日護照繳銷發還押款逾限不繳押款充公日人曰外部准預發千石護照今須載滿一船始發護照汎滯質多余曰購米大端既遵部文其餘節目部中未詳應照章辦理如預發千石護照米未購而旬日限滿押款充公殊為不值且紛瑣已甚影射尤多斷不可行也日人曰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一

待米孔殷務求從速以惠災黎余曰救災卹鄰豈容濡滯限十日購竣可也日人曰何如此之速也余曰爾既求速吾安能緩日人曰十日內安有如許多米耶余曰米如不敷責在於我日人曰廣潮滑亦購米彼此爭購價必昂余曰價之漲落由於商非余所知也然十日內可令廣潮幫停購日人曰北洋山東等處購軍米不能停也價仍昂余曰亦可停十日日人曰安得如許船速運余曰爾備價我賃船直放日本可也日人曰必運滬起棧待海輪余曰救災不可緩爾乃不願速何耶運米滬棧下力須費上力須費棧租須費遷延時日不惜重費何耶意者至滬後潛販出洋非救災也惟有陳請知照停辦以符約章耳日人曰實救災文君曰可展限為十五日余亦允之而日人辭以再議乃潛至金陵嗾日領事船津請諸端公改限六閱月余曰如此延緩日本饑民不盡弊乎乃亦至金陵持不可端公曰既允日人購米何爭限期卽半年可也余曰民食攸關不可不慎端公曰豈待外人兵船至始允耶余曰日人雖強豈能顯干非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二

十八條簽字蓋章端公見之曰何商結之易耶余曰理應如是日人購米將作罷矣已而果然

辭查皖南道

戊中秋安徽巡撫馮公煦將去任奏參皖南道文煥罷之先是馮任川藩文任成都府密譏馮於川督劾之而馮已調皖藩飭江督查復得無事未幾文擢皖南道而馮適官皖撫至是乃劾罷之於是有人爲文上言總督端方公廉其狀願所參嗜鴉片演女戲挾妓麵粉公司及幕丁勒索狀類不虛端公密札余查復札稱該道鄉望素孚宅心平恕余固已知其意之所 在矣及入見余以部民不便查地方官爲辭端公曰

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四

此何妨是日客衆事繁乃姑退明日再見端公知余將辭也故爲嚴厲狀大言曰委爾差何辭也豈與馮夢華相契耶余曰馮文皆新識無深交以本地人查本地官殊不便端曰爾畏此耶余曰職道何所畏大帥如照職道所查辦則不辭端曰如何余曰無一字虛耳端曰固應如此余曰果如此復何敢辭端公顏漸和聲漸平曰無一字虛甚善亦可稍含渾耳余曰不敢含渾以欺大帥欺地方端曰亦有可作爲不知者余曰以知爲不知仍是欺大帥端曰文仲瀛素相

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三

識從前在京賭博冶游誠不足重但馮夢華之參全

挾私嫌吾欲借君名譽了此事耳余曰職道無名譽

苟有名譽一作虛言名譽蕩然矣倘地方父老相詰

將何辭端曰若此豈不誤耶余曰查明實稟誤不誤

非所知也端曰所參各節原不關重要如查云屬實

豈能開復耶余曰當實稟端曰不安余仍請辭端曰

可余曰密札須繳乎端曰無須余乃退

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五

澧湘始末

宣統己酉紀元閏二月余由金陵返故鄉祭掃忽電

傳被簡湖南正監理官加四品卿銜翌日江督端方

公電促入都三月抵都謁度支部尙書澤公公曰外

省財政紊亂報銷多不實故請派監理官余曰爲政

在人如其賢也若曾文正李文忠必不蝕公款如其

否也監理官安能事事相爭事當創始忌者必多請

辭此澤公曰聞君屢任要差著奇績何獨辭余曰有

責任而無事權斯爲難耳澤公曰姑勉爲之不至過

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六

爲難也因與論財政固宜整頓而閭閻尤應培養方  
今四民困苦伏莽極繁未可任刻吏以朞民生要在  
剔中飽以裕國獎廉吏以恤民民如獲安邦本乃固  
縱有邪說其誰應之此方今急務也澤公曉其言見  
政王所略同既出都至金陵挈眷入湘中道祖發之變作  
先是以有祖發者庖丁也久之見其勤使爲僕丙午在  
大通得瘧疾神思惝恍月餘乃瘳余自甲申丁外艱  
飲食銳減須軟飯始免停積甲申始每食輒飯一  
年增至一盤半是既登輪舟以該僕曾充庖丁也使任炊及飯具

硬甚乃啜粥諭之曰舟中無事汝專任炊毋再忽也祖發諾焉明日午餐飯如故乃呼而責之則對曰炊自他人非已咎也詰其故則曰輪舶有庖人僕安能事此怒斥之祖發退益嘵嘵不已呵之止焉時午餐既畢諸客多散步舟旁祖發突出人叢中投江去停輪瞭望形影杳然急命武弁乘小舟罟之卒不獲乃厚恤其家既抵湘而支應局屬於善後局專司供應供張甚備余郤之詢所賃住宅價幾何局員蔣某以由公給資對固問卒不言余曰此吾私宅也可令耗公款耶卽

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七

由公款亦須列報可不令知其數耶始以月質八十元對顧宅狹不能容請另賃越日以無宅對乃別賃李姓宅資亦八十元顧敵甚蔣某爭付資復嚴拒乃已湘人初聞吾官江南夙持正陰憚之至是見余郤俱張則忌甚余慮其謠謗也乃宣言俟副監理來李葆琛初詣郎中始視事李君方至鄂迭電促之旬餘始至而都中大同報已有招權納賄之謠湘人陸鴻江主報時余固未視事也旣視事定期盤查各庫而兩湖米捐局獨以函來曰捐款隨收隨解畧無存款可查余曰款既

無存帳可查也閱其帳則存錢二十一萬餘千余曰此非存款乎曰此寄錢莊葉德輝所開非存局也曰此非公款乎曰固公款也曰何不存局而存錢莊且何不隨收隨解耶曰將解矣曰有摺據乎曰無曰豈有存錢二十一萬千而無摺據者乎曰實無此宜一紳官印俟取來紳曰爾誤交想逾旬日擬解之九萬千尙未起解又久之始解六萬千米捐局總稽查湘紳葉德輝迭致書副監理李君自侈多財詞鄙甚且以舞弊取利爲可恥夫有款而云無款不解而言隨解存

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八

諸私店藉爲營運舞弊取利不已甚乎而該局總辦李起榮則視若無事督撫知其事且陰袒焉蓋當時湘中情狀如此余旣屢查米捐局若輩乃貽滿御史以祖發投江事劾之度支部以事出鄂境行鄂督陳夔龍鄂監理程利川查復陳方憾監理之不便於已也思留之委員遂以祖僕被毆傷報陳遂聯繫復部程固未嘗查也八月九日電傳湘正監理易人余乃電部由副監理兼攝電復照准如釋重負蓋敷衍則不安認真則速禍以微罪去固所願也當

未奉電復之前余治事一如平日或訝之余曰去留何足意在職一日盡一日心耳有謂余將速行者余曰無不可對湘人之事速去奚爲乃徧遊城外佳山水旬餘而後行僑寓金陵閉戶讀書數十年煩勞至是乃得休息焉度支部之請派監理也部中設清理財政處晏海臣叅議安瀾總其事他丞參多異之監理既出晏亦出京查鹽務故關於監理之事鮮所主張晏之道歸漢口也集部員約余前所乘舟執事人暨茶役等詰當時情狀備悉陳督所復之諫程監理宦遊偶記 卷下 二十九

亦以未查爲深咎蘇正監理管仰三象副監理景涌九凌界謄書部中曰江南署局凡陳某所轄一座不染文卷秩然因公被誣令人悚懼他省監理官亦以爲言澤公悔其事乃電約入都籌商鹽務並奏調鹽政處差委助之言至爲懇摯乞允約往有押派求之果後故往澤公以程監理當事未查後認愆尤爲咎余曰文過小人知非君子彼自認誤方佩之不遑夫何怨余之去湘也未與澤公通隻字旣入都思述當日情狀事旣白矣遂不復言

宣統紀元余客都下劭吾奉召入都過從益治及赴湘任以贈言送之未幾祖僕事作湘人主都門報館尤許之彼蓋有所受也余見報恚甚卽夕書勸吾孝親信友及官黔中呈劾帥府改蘇抗端帥館遲未載乃函促之略言僕著書三百卷自付言行無欺昨函如有虛詞子孫殄滅望速載以明是非報館乃照函登錄聞者訝之今讀此篇謹附書以見當時情狀 澄然記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

整頓淮鹽

庚戌正月澤公擬委整頓兩淮鹽務余曰全國鹽務兩淮爲最而淮南課釐六七倍淮北相距遼遠不若先治淮南效著乃治淮北澤公許之余曰淮南鹽法慮周而法良行之既久或用人不當致滋流弊地利人事亦有遷移整飭變通事所應有倘根本破壞誠恐利未獲而害已彰非計也聽言不可不博擇言不可不精如巧爲新說脅削商民責以實行政謝不敏澤公曰認真整頓果有效乎余曰期月無效願任其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一

答澤公曰任若爲之不牽掣也乃往揚州創設淮南鹽政公所調查場產運銷緝私諸務籌議進行增鋪淮北鹽圩以濟淮南不足甫逾月奏派總辦揚子淮鹽總棧仍兼公所電辭未允乃辭公所薪水而暫兼其事揚子棧設十二圩爲南北鹽總匯之區運銷蘇皖贛鄂湘五省其地內河外江江中有洲可蔽大風場商運鹽船泊內河起鹽存棧掛號輪售運商船泊外江與場商船無由相雜購鹽裝船限期開運各有弁勇緝私規制井然而苦力既多流民叢集竊鹽滋事習爲故

常四月杪任事首重擇人因器任材不輕更易仍如

皖岸之中明約束嚴整緝私而尤以不擾爲先務

是正者丙已夏余語廟君曰既須耕私又欲不擾何能辦到余曰兼斯二

君曰執事爲水師恃人衆小輪恃外人往往夾帶私鹽一

律查緝運私多者則鋸其舟立江干以示衆數月後私鹽漸稀鹽政處間據條陳提商款余輒爭之遂有謂余顧惜商人者余曰余無鹽票凡以爲公也商情蹕躍課釐自增苛索無裨徒傷大體且商人報効屢矣不當稍留餘地耶向章每年額運四十萬引恒難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二

及額自招降巨梟徐寶山後嗣君禮卿光典任棧務添造輪帆各船認真整頓定額五十萬引及額則獎余任事至辛亥四月杪一年期滿額至十三萬六千引國家增款二百餘萬兩商人增款一百餘萬兩爲自來所未有五月以後進行不衰總棧不收課釐祇徵棧用及緝私經費功鹽變價等項余之接任也前任移交銀一萬八千餘兩任事一年又五月入款增而支款減移交後任銀十六萬三千七百餘兩錢十六萬一千九百餘千文亦自來所未有也乃未幾

而武昌之事作矣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軍起圩地無城奸民竊發晝夜防範寢食不安而咯血之患作

九月十五日鎮江獨立十七日揚州運庫被劫運司知府皆逃鎮揚距圩俱不過數十里余乃集紳學商界語以病體不支京寧電阻請代莫由余苟遠行誠恐軍隊滋事糜爛地方請公舉一人暫代以維現狀

衆對舉不得人地方莫保未敢輕議余曰事急矣可出商之次日未議定十九晨復集議衆仍不得其人余曰舒君雲亭<sub>即</sub>督帶水師曾署縣事如暫代理軍

##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三

隊易治商民可安衆稱善議乃定申初革軍至督隊者爲劉某極道傾忱留辦棧務余曰吾思去久矣况今略血萬不能支移交當卽去耳二十日移交文武員弁有堅乞辭差隨行者午膳後乘巡船以輪舟拖行紳學商界送於江干軍官亦以次謁見有送至鎮江者有涕泣不忍去者是日泊鎮江二十一晨附火車至滬乃電陳鹽政院云

公於淮南場產運銷諸弊皆已確查望并印行以爲世法<sub>濟然記</sub>

## 撤西鄂湘掣驗

<sub>西鄂湘鹽利甲天下其行銷及於五省蘇爲食岸陝西</sub>

鄂湘爲綱岸省各設掣驗卡所以防鹽船夾帶重斤之弊也行之日久而勒提索賄之弊以生張文襄督兩江奏留下關掣驗其餘各掣驗卡一律撤裁嗣以大通釐局稟鹽船不停揚帆直上雖運百貨無可稽查請飭由各岸督銷局各派安員督率司扦仍舊查掣俾免漏捐於是四省掣驗之卡復設而勒提索賄之弊乃復生焉遂定各卡年解款額上取於卡卡取宦遊偶記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四

船抽掣鹽船投照掛號之際釐局卽派員查明有無私貨以杜流弊稟奉鹽政處准行於是湖口武穴岳州掣驗三卡張文襄幾裁而未裁者至是悉裁一祛數十年之弊政乃甫及一載民軍起事三卡復設可勝慨哉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五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六

辭皖財政司長

壬子三月即民國元年四月余養疴漚上忽被任爲安徽財

政司長都督孫君少侯統籌送來函電派員敦促悉以病卻之四月孫君電請入都道出漚上力言皖財

系亂得君整理民困可蘇再四敦迫余曰都督知我

乎曰知之久矣曰余固不願復投政界既以救民爲

詞何妨犧此一身爲桑梓謀義務但須約法三章耳孫曰奈何余曰全省之財無論出入悉由財政司主之都督有稽查之責無干預之權薪水公費外無論

何人不得妄取分文陸軍限練一師輔以警備隊足敷分布不得多養冗兵始可興學校創實業不搜括以困閭閻也孫君矍然避其說余曰旣避其說明日可集鄉人證其事誓不復有後言三日內可偕行也孫君曰呈明入都未便中止余曰可復呈明旋皖自無不允之理孫君堅以入都市月爲詞余曰若是余亦惟逍遙海上矣嗣是凡約往鹽務及財政之約爲中國銀行監理次長悉先後延爲頤問允焉而辭夫馬費男汝湜鹽務詳署註

公山佛肸召子欲往所以見救世之仁心也識者

當日豈不知其不往哉勸吾之於少侯猶存斯意

淮生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七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八

附記密查雲貴總督案  
錄民國二年十一月八日都中是報

石埭陳劭吾先生清廉剛正今之古人也光緒間出  
守貴州卓有能名時雲貴總督被劾戌旨飭黔撫查  
辦撫知先生廉召入節署出密封印文一指告之曰  
以此至演出城三十里行五  
岱  
拆閱至郡再與臬司拆閱  
期卽行先生惑不解辭歸束裝行三十里臬司亦至  
同閱印文乃並派至演查總督者也臬司大驚曰君  
將何爲先生慷慨言曰總督長官也權足劾余然是  
非關天下之公安能媚總督以欺天下誓必公臬司  
稱善同行至演邊總督已密知使者且來演諷州縣  
供張如事欽差狀先生同臬司入演平彝境至普  
廳境先安  
行謂臬司曰廉訪爲監司大員未出黔境風已播演  
不如馳驛往某當輕減從間道先至演調查期會則  
可得實際矣臬司深然之先生遂舍輜輶商人手持  
蕉扇乘竹篋行深林密筭中演多崇山而又當六月  
五月瘴厲薰蒸州縣承總督意派人迎候於途候者  
見先生來輒問曰客從黔來耶先生曰然又問曰知  
查辦使來耶先生謬應以不知解襟滌暑蕭然無異

行人漁邊行客稀獨先生貌異徒步而以竹筭從候者望冠蓋久不至羣疑客爲使者奔入館舍曲盡殷情先生揮弗受力白其非及席山珍海錯雜然前陳先生大驚曰此僻壤嘉肴何來仍卻弗食呼傭保市野菽大嚼給值閉門而睡候者憚先生嚴不敢進凌晨先生改途從僻徑往滇入昆明由黔入滇者向由東門入先生繞道入南門門者知使者將至偵察尤勤聞先生音乃南人詰姓氏先生謬以他名刺應之先生自計滇省客舍府縣必承總督旨密佈以亂

宦遊偶記

卷下

三十九

輿論諸小飯店爲細商叢集輿論可得其真獨寓其間明訪暗察將十日臬司亦至遂同寓時總督假皇華館以迎賓供張甚麗先生謝弗受滇司道傾城至先生又屏弗見總督懼託先生故人達其意先生對使者焚來書期查畢晤談滇池水畔調查既竣先生同臬司謁諸僚友語弗及私而總督尤格例弗謁遂回黔半道謂臬司曰案畢而查文未覆某意今夕當了此則案定而私予者止矣臬司可其言請削藁先生一夕草成由驛遞覆遂偕臬司回黔未至寓先詣

節署覆其案撫軍大加歎異旌其直卽據覆入奏先生遂謝病歸撫軍弗許久之朝旨斥雲貴總督降級留任滇古州總兵貴陽也特旨留任先生復申前請求去益堅撫軍曰某在子何慮先生不得已仍留黔補貴陽守黎平政聲卓越時總督仍留滇雖嫉先生而終無隙一劾先生後總督去而先生亦改官江南廉潔尤著屢以事忤端方端每改容優禮司道大驚而終憚其直不敢近實則先生和藹可親接士尤爲懇摯海內稱其律身近陸清獻接物近張清恪蓋定論

宦遊偶記

卷下

四十

云報館採人言爲斯篇  
問有不符特爲註明

同懷弟惟壬謹錄

三男汝湜恭校字

驅除已耳悲夫丁巳六月弟惟庚謹識

今歲春夏之交以事至滬上讀仲兄宦遊偶記而慨然曰人但知吾兄爲明敏果斷之才而孰知兄固慈祥愷惻之人也今觀是書所記爭報災免票差以恤民隱脫田其嘴陳春元以重民生整釐金剔鹽弊以蘇商困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固彰明較著者也罰開州教民限日人購米拒美商油池蓋不忍吾民食用居處受制於外人也至破楊啓勤之訴處彭三龍世渭鴨販應得之罪除暴安良不遺餘力密查雲貴總督及與端督論辨不畏強禦要皆

宦遊偶記

跋

宦遊偶記

跋

發於不忍之誠絕非張湯來俊臣輩武健嚴酷可比獨至祖發投江忌者指爲威逼嗚乎天下顧有不忍一夫失所之人而忍於其僕者哉至其規畫蠭財堅乞勿多養兵始可興學校創實業不至搜括以困閭閻痛疾上之人若罔聞知惟事養兵以壯其威焰而學校農商之屬蓋已若存若亡財匱民窮甘爲犯上作亂而不知所止非得明敏果斷之才以慈祥愷惻力求內政以拯吾民兵甲愈多內爭愈烈終爲異族

跋宦遊偶記後

右仲兄劭吾先生所爲宦遊偶記二卷總其目凡二十二皆追述宦遊黔滇蘇湘政績之作也惟壬幼時先君子官津門兄則居京師從黃岡洪有臣先生學時伯兄已早卒兄長惟壬十四歲每來津輒課讀至夜分不倦光緒甲申乙酉間迭遭先父母大故時惟壬年方十五六踰年兄挈之扶柩歸石埭遂爲三兄弟間自爲師友時以敬承先志爲兢兢往者先君子仲述傳記

佐李文忠戎幕二十年凡勸定洪楊及張總愚之亂無役弗從久苦兵間惟曾祖得營葬餘自五世祖以迄伯兄咸曆先塋側每一念及輒用嘵唏及是兄乃挈惟壬相度山川經數年始克俱安兆域以彌先君子之遺憾既歲事始復之津門又數年以京秩選刺開州量移婺川未幾除守黎平以廉平稱最而剛直不阿之節大吏日相讐思有以中之卒莫得纖毫間自是由黔而蘇最後以京卿爲湖南財政正監理官遇事伉厲守正一如其朔清白之操老而益堅

其伉直固已昭著天下惟壬嘗欲書其事以示子孫顧自黔遊而後惟壬獨旅津門南北阻艱輒數年始一面而兄書或月一二至或數數至律身行己之道尤反復特詳惟壬置身實業間雖魯鈍不諳於時而兢兢焉以先儒訓言自勵不敢稍逾恒軌不爲當世士君子所屏棄者蓋有自焉國變已還痛心海上少研文史垂老益親問著茲編略尋陳迹今夏西甫南歸省兄漚上因攜津舍以示惟壬惟壬以謂清季光宣間吏道之媿久矣僂巧之徒既以骯髒脂韋相尙宦遊偶記

一二賢哲將護其間亦惟恂恂無忤善事上官懦者至噎氣暗默不敢出一語以自擗其奇亂亡之原莫大乎是兄獨寧齊謗謗未嘗自屈以貶其操雖屢撄貴人之怒險蹈危機然卒致通顯而獲伸其志事然則得失廢興之際固造物者宰乎其間君子亦惟修道以俟天已耳安能俯仰離騷以伺貴人顏色乎哉且兄性剛而和中操守屹然不可奪遇人接物藹然以溫潤官所至撻伏發姦不務鉤距而民自服輸情伏罪則憫而舍之獨至胥吏作奸則嚴治不稍貸茲

編所記獄訟或倣詭多異事然皆虛心研鞠必得其情披覽之餘彌足益人神智世有覽者當自得之秋雨滿窗凭几書此固恍然與兄聯床對坐挑燈夜讀時也丁巳秋同懷弟惟壬謹跋